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雜文

賦二

憫獨賦　宋景文公

憫前人之抗志兮雖有過而蔑迷特我醒攻皆醉兮矜獨是於衆非吾固知高木不得林兮孤音鮮與之諧特立嚴於曹羣兮一妍撲於万蚩齊吾黨以同趎兮挐予文竟其何成家祉而詞昊兮祿尸程而西衣舊與辭以正議兮又安足救寧談之參差介睽之精覧兮何韻群騃之假嬉亟自高以赴溯兮夷巳信而餓微波潰流而无益兮返象誰而被訾今吾有道於此兮請質古而瑩疑狂者以不狂爲狂兮飲泉流而後宜非聖者以聖爲非兮坳猴戲而免譏桎尔方而殺棄兮常偶欣而儷悲保獨行以中晦兮庶明哲而爲期

慈竹賦　蔡端明

種植至多强名万彙物族其數茲乃稟天地之正氣有美竹兮特取孤茲名而榮被豈有懷於本根兮何千尋翁然而環侍若夫吴郡名園王家新第迷廊斜欄横塘静水或薰風晝來或秋聲宵墜日遲留兮簷外陰移人悽悄兮屏間籟起方自擢峭格而清孝足蘭孫之生意或翹而至者若堂有高年兮勅素風而講義或亞而倒者若家有令子兮聞詁言而沉思悵如出門而車遠遊兮滋宿雨之清淚猶如泰匝而介眉壽兮裊春煙而怡醉紫芽蠕聯馨覓去揖去者若舟追迎者嬉戲詠者如招並者如倚雖復貴千狀於巧筆曾莫形其髣髴惜如秋晚霜重兮方木臨而偃倅隴樹蠹兮寒月高堤楓丹兮楚江紫此君也東藍田之苗玉刻炎州之梢翠固節虛心兮雖炎鉤不能奪其志於是蒔三荊於堂下締葛藟於河洄叢氣同根之豆交聯多蔓之棣顧威鳳之時下感孝烏之來寄哉有用於律管兮天籥發時太和備觀此芳物悲哉遠人昔我從君兮南之海賓今長辭家兮西

遊洛塵暢於於舊國故都咸莊生之論恭止乎惟桀与桓謂周
傳之文指白雲兮天遠探幽蘭而露漸羌碧舞之得幽乃叢莿
殘莫保而相親吾議尓德豈止乎于載之渭侯嘗許万石之封君
者也

憎蒼蠅賦　　六一居士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利觜
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
砧几餘腥所希秒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之營營
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
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厦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
冀煩歊之暫忘念於尓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
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
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与蝴蝶而飛揚徒使

蒼頭了髻巨扇搖颺咸頭垂而腕脫毋乃蹶而顛躓此其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奈尔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尊酎因之没溺或投熱羹遂丧其軀謌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号爲景迹一有霑污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飭使吾垂手拱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齏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密乃衆夥以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羜嘉肴美味盖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廢尔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衆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尔刺讒人之乱國誠可嫉而可憎

長嘯却胡騎賦　　范文正公

制勝者以靜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長嘯却胡人之亂兵初壓壓以傳聞合圍風聲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并門之衝要邊寇衆至屢戰數挑勝不可以近求以敵不可以前料凌雲樹幟誰為退避之謀許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出自于口期於衆聞徵角更變宮商互分儼神意以不動服戎心而若驅終夜長吟故異雞鳴之客遠人咸聽遂收烏合之羣是知安可破危利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為之感服而去吾不為之恭亦猶雅歌之樂坐鎮軍中不假射聲之威揖行塞外豈不以嘯本于聲却揚而自娛騎雖亦衆顧視而如無既傾聽以知漢乃散逃而入胡若楚圍夜逼之時聞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宜夫深謀者為衆帰尚力者必自賢此以安而得佳役以强而失和因准口之出姧去滿目之異類遂使本朝雙關時有內面之人廣莫一隅不逢南牧之騎大哉人觀斯

拔邊兵遂潛蓋得先發之術曾無黷武之嫌說矣而亦秦晉趙
宜其底假息而審觀室功亦難兼是何據郡之尊憑百姓之助
勢至小也以德而大庸甚微也因誠以著使彼扇之醜類咸畨
音而遠去矣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爲西土之慮

拙賦 并序　濂溪先生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
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
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隸業堂賦 并序　蒲左丞

隸業堂乃諸葛孔明隆中隸業之所孔明舊廬在州西
二十里堂過舊廬又十餘里今有五代時所立碑尚在

水潺湲兮清波山掩覆兮峨峨蒼龍連卷兮綠樹長被蔽翳兮
鬱葱蘢猶兮幽深迂兮誰之廬孔明故居兮山之阿曰惟隆中隸業

之所兮今我來過而攄懷夫子兮碩大而邁萬古一室兮優游而
遲延仰法上世兮俯蹈丘軻仁義律已兮忠信切磋事業伊周
兮王霸幾何所逢雖狹兮所繼則多豈同西儒兮朱畫研尋窮
簡途窮兮正誤救訛終身一經兮齒豁頭顱夫子之心不然兮
是惟有承志在康濟兮澤此黎蒸慨亂離之斯瘼兮會四海之
沸騰欲出民於無聊兮畏已力之未能乃潛蟠乎茲堂兮探前
哲以為朋窮析離敢兮慷慨抱膝而長吟揖遺芳於管樂兮將
有嗣乎佳音夫子之懷遠舉而高攀兮又孰止乎二子之用心
自任以天下之重兮倘有非之昔人願為王者之佐而世否道
塞兮徒表乎鈞祭之逢君蓁豪處駒兮正以自困樂道賁遜兮
有待而目瞽堯舜之不得見兮又湯武之不偶睇茲雄之猖狂
兮悵漢鼎之顛覆逐饑狼而得貪虎兮去長蛇而來猛獸增暴
益亂而不知其已兮曷厭貪乎茲腸與逆口忽三顧之降已兮亦
風雲之所遘發平生之所懷兮樂與斯人而左右以仁敵不仁

兮以順勝不順逆肯延命兮寄頸數日而受刃四方翕然兮和
闔祀之未殞獮猖雖險兮從容周旋而不窘挹泰控楚兮終已
之世使魏得吳因不敢一撇而西進雖會遇之使然亦術業之
有蘊俄經營以勤勞兮遽長星之下墜梟兒鼓舞以爭快兮鼠
子酣歌而相賀豈靈意之奪懷兮乃赦權而宥操適夫子之故
國兮望茲堂而嘆悼羨風流之已遠兮徒見乎康荒與野草使
余徘徊而不忍去兮詢邑人以考故基蕪地猜形兮欲信而疑
茲堂抵沒兮髣髴而知字刻半缺兮土埋空碑俯視就讀兮誌
者謂誰事遠日長愴發嗟嘆欷間耕者兮聊與之葺重嚴茲堂
兮慰我之思

松賦并序　滁川先生

覯近效棄遠功玩華而不務本世俗之常也聖人反之所
以實有天下以而彌固予作松賦是之取爾賦曰

子虛先生宅必無何手栽万松老于此何伊松也夫擬其功此

肆其封殖質殺差交陰崖甚深不待培巳磐洪泉鬲不得秋巳
罤苕蓉西府鬱葱亘莫登孫寵大山不得斂其雲入門不得收其
風百狀千態彈音盡怪離戕楚越之竹以賦左循將無窮乃有
貴介公子槃遊宴止春然顧之意不自喜詣先生曰吾有武谿
靈桃芳陵甘李越仙之杏梁侯之柿縹蒂緗核丹葩素蘂或同
心而並蔕或合歡而連理殊名詭號究者極侈至若春畀其華
露孕之滋鬬媚競妍夭夭猗猗若可以爲曹檜甫積悲揔發矣
和逢迎茂時瀕獻其種使先生植之惡用焦其心思癯瘠其躰肌
以事此離詭輸囷之姿哉先生笑之忻然而噫曰子懷黃金飛
璧游冝君知眇萬物心窮燕淮夫豈穀然易知而末之思子謂
春畀其華露孕之滋鬬媚競妍夭夭猗猗吾曰仰春以華春有時
而歸時露以滋露有時而晞狂風烈雨有時而遇之零落隧東吾
所與期姑貶吾松天姿騷疑沆瀣胥委不爲之凝春精調元不
爲之輩朔雪寒丈不改其節冒東坑爲被不遷其根牙尚安肯

含朽抱蠹菜朝萍暮敢識人之光李哉公子撫然為問自謂去捍金盜鳴玉珂先生弗為禮反據梧為歌曰植尔本根蟠崖錮壑茂尔枝葉陵雲蔽天俾尔強而堅千百万斯年

竹賦

廣陵先生

於此有物焉其材剌而色剛其軀瘠癯不配所長色盛氣充膚理有光臨臨兮其高其可仰也挺挺兮其直其不可以枉也毅毅兮其群其不為黨也其立自樹（一本作直）而不倚其長絕衆而不離恬無盛衰以聽四時置身常安視物死生弟子不敢昧於先成羅狃斲削甚者遇亨其守不移附者益（一本作時）增愚所不知請從以明無曰斯夫其始甚銳既極而止（一本作峙）者歟後生晚起超出彙類者歟確乎不拔以節終始者歟死傳其徒不私以（一本作時）子者歟生以歎而不回死知命而不恐老者求以自輔少者得之而無用是其孫曰誰蔵孔邪而不思蘀彼槷木枉我安事（一本作）斷豭傻哉游哉聊以永年幸聽發之請以竹言

六聖原廟賦并序　王襄敏公

臣以爲原廟之作古矣而議者祖叔孫通非也且洛邑成而作清廟魯宇復而新閟宮上異見舊典遺文炳炳頌第弗深考　國家欽明若古追述三代之禮築宮廣寧以備制度昭孝思丕承我祖宗之光烈威神引躍後嗣昭臨其臣庶世歷德而禁寄侍從經師詞宗游敬濟傳之臣未聞撰一簡肆一言褒德顯功緝熙聖世之光明以極衆人之所於新天下之耳目且使後世有述焉亦臣子之闕也昔吉甫歌宣史克頌魯皆指撫事實倫揚君以播之當時不以爲諂傳之後世不以爲誣此無他辭與相稱故也臣幸遭盛明粗有知識惜其巍巍在上獨無頌德之臣忘蹈眇之光且其職備館學奉聖訓故光輝國美不爲僭越辭義質理強之不高豈足自效徒速罪悔而已謹昧死頓首以獻賦曰

興若宋興一百二十又二載景業隆乎六世御大路以時乘熙
運光而下濟乾行以健離明以繼五帝之闕典成補三王之絕
業復綴洞洞屬屬致孝乎鬼神兢兢翼翼昭事乎上帝曰禋曰
祀則嚴郊丘明堂之配以嘗以礿則崇躋弁復蒸嘗之制謂天子
之孝宜無以加而聖主之心猶以為未於是則六經稽群議覽
洛邑清廟之詩參魯頌閟宮之畫營路御之跡庭即萬脩之福
地游六壑月出之衣冠歘九右時贍之服器先是命司空詔大
匠究墨而龜食闢地而氣王灼楚厚以揆辰枰繪圖而獻狀帝
曰欽哉是將祖宗盛靈之攸宅宜其神明杳默而來相剔使山
虞會民林衡傳木萬人揮斤以登入千嶺臨雲而下復柿雨郊
坰拔其溪谷其材大木也雷破杠櫪岩剖擋裂衣根衡撐綴育如
共工怒觸不周而天柱折其運材也奔挽杌軋先後趨超颺驟
雷掣文如五丁尾巨蛇而出穹穴然後編桴聯筏蔽流而下決卯
濤駈激若矢射不交差去作宮之地曾不兼於晝夜又有陶公狀

崇神鞭石而耶溪以待鎔墮兜逢而鳶舄黃能竊壤以負載
女皇博土而埏埴斤斲攻與工徒既飾伐鼛鼓以作氣率子來
而物亟中產靡斂於十家百姓不加於方室亦力張胥構宇益
地裁基壁瑶光而結極憲當娵而創規佩翔鸞之裔裔面交渦
之漪漪西則控大河之遠勢東則擊崗丘之逶迤鼓揮宇宙之
晶采張皇廟祏之神威賁係之傳顓來眞仙故道祖宸居於中
域列聖星分而纖連是犄兩儀生於太極六帝共乎中天請言
其狀也穹崇嵯峨陰騰欝律發厚地以歘崒秀中天而岌嵳嶭
博物者莫能舉其上亘終古蓋未見其匠磅礴乎入境崛嶻嵲
乎帝室於廓昭瀾宏博壯觀矗矗崔巍以離婁紛瓌譎而倩練高
謝其貧勢崚漫漫敞戲乎日月之光磅礴乎神州之半遠而望
之因以瞪目騁手翕舌張口趨之則顛背之則走進而迫之不
覺精奪神亂躑躅戰汗俯而亟不敢睇仰而不敢窺寔上聖之所
經營而有生之所未見始也聘巧東魯致匠西秦四合於是根

梓選三齋然後繩墨陳奔雷觸山不能犯其慮連城謗目不能
眩其真合技天顏梓慶之削鐻獲於手猶齊扁之斲輪所以造
之者莫測見之者疑神雖梧齊之智莫敢詰其規矩而丁護之
巧無所投其斧斤尓其締構也稱物各宜錙銖不欺合形輔勢
大小相維上紀結以纚倚下設晉而互持或懸虛投會或邀險
凭危或支柱邪據或安帖横施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遠而不
携狀岌峩而不安怵將墜而復稽觀夫因材寓智託類班形蟠
矯踶鄂蚍勝楯檽鋪文象蠡以飾户路開明而守高天鹿彎狒以
含怒雲爵宛轉以翱得披龍文而来錯揚鯀目以晶熒陸盡物
怪水窮海囊夏鼎之所未鏤山經之所未名非由果與賁勇孰
不心折而骨驚至如覆井交疏圓淵結綺藻蔓巖於回波艶翻
花於倒水神珠碌砳銀盤之寶退燭鵲尾聯拳機山之嵒對峙
盖所以勝服而厭祥豈所謂詩詠于齊奓亦乃文梁飾杏複橑
彫簡琦桴受栝枅斗承欒四阿負檐而鹹嶽雙楹挾㚟以桓楹

燭龍銜光於閶闔秋河從帶於南端御溫房則不遑之而並令汗闌除室則不青冰而與夏寒豈比夫王宸之麗闢瀛海之金鑾一則恍惚於象外一則阻絕於驚瀾既謬悠而莫詰非人間之可覯別有危級三休飛甍四注紫閣條以靚穆朱樓紛紫而回互累寬峻崿於宮闕牟首橫經於輦路設重坐於青冥飛增盤於碧霧疑其高差更表而不能度徑其廣布而不能步既以極云規於壯麗且將擬盛德之形容於是召衆就睨四攝想象丕天之偉略而開帝功豈惟貽孫謀於冀子抑亦覩盛德於無窮文則股肱元老社稷宗公戎金炯而焆煜垂玉佩之青葱瞻其象則思忠臣烈士之志義觀其德則知賢相名卿之始終出入戶庭示万納於儀刑之內名旋墻屋覽百年於俯仰之中彼周室甕牖麟閣曾何足與較美而嗤庸者哉尔乃流覽延矚高低聯自飛丹約黃含青吐綠彤弁疏金漫階鋪玉碣基青闥洞然春水之溢塘華覆葳蕤蔚然香雲之是族曠然真境蕭蕭矣夫

居汙漫而游如楸壯士之臂騰踆而上必執化人之袪故羣仙衆驕而考戾諸天敝景而下逌清泠田列子之御蹁躚集葉令之鳧靈芝胎鑾神物睢盱霞控颷輪望貞游之駖驎斑琉龍卷巖玉坐之清虛以此致孝孝無不成以此饗親親無不格近可以躬執乎豆籩遠可以駿奔乎玉帛蓋聖人之孝也通乎神明而光于四海俾万世承休而無斁者也於是縉紳先生緇黃耋艾亦稱願而言曰盛乎哉茲世也我宣祖養時晦以開遠祥藝祖膺歷數而集大命功衍於太宗化隆於章聖傳次仁英遂重熙而累盛卓哉煒煒燁熥燎熠極熾而昌以至于我皇協中建極聖業以張恩愛忘勞以增孝子之至推功振耀以發前人之光故即位以來十五年而治軼於成康猶復纂虞踵夏禹之行以自勉思文祖寧考之道以自強所以內不親佳豔妖冶之色唯禮樂詩書爲之悅外不恣態諧優笑之樂雅師且賢輔與之處寵倣金穴而東朝之養是隆倖蔑銅山而直道之人是與

簡約器服羨儀無飭與角觝盤舞并淫湛鄭詞雅樂與韶頀寡觀弗營
而盛三雍苑圓奉牢而躬十獻克己復禮動不爲身然念嗣臨
萬國可不享其成未嘗有四海不以儉其親廢宗廟所以教人尊
其上嚴祖禰所以養威興於仁若然則雖欲土木遊燕樂不
厭其侈郡國無餘力下不寒乎貧況是役也制不踰古役不加
民宜其有司奔走以將順之下鼓舞以觀成戴白之老發憤頌
夕皇覩其盛禮優盛之士稱頌揚盛德不愧於斯文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二百七十七

雜文

賦三

灩澦堆賦并序　東坡先生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横放於大野而峽之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尽鋭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日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乎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

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肯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灩澦堆賦

前溪先生

破長崍之驚奔兮聳崒嵂其孤岑隕萬險於一聊兮神藪鬼伯宅其究而淵其陰乃出所謂灩澦之峯兮檝師柁叟靡不江瀨而航心愳嘗悸惕物理之難知兮弔諸古而索今謂磁山之可悼兮出或失其尋也伊鼇靈夏禹之功兮岸崩衝而嘯湧陵有歸然之下墜兮欲整齗戴而餘勝不然蹴其旁以適浩漫兮遺一擊衣派會滙淪沒實耳與於斯兮彼雖不去能以黑其獸其能容

天下之多故兮又紛瞍昧而交蔽有豈迹於可避兮乃以不善見辱於後世嗚呼噫嘻其亦兹山而已耳

後杞菊賦并序　　東坡先生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

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乃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前赤壁賦　同前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

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
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
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
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
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与我皆無盡也而
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
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与子之
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与枕藉乎
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同前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僊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

問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黠鼠賦　　同前

蘇子夜坐有鼠方囓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囓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囓而囓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於物故一鼠之囓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

出於海而未之聞耶余俛而笑仰而歎乃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　同前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帷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頹穿面垢落塈之塗目泫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有食其幾何矧無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

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
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
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
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善雖不身履而可
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
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冬為
衰乎吾儕小人輕温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群狙之三四自今
知之可以無惑居不障户出不御蓋暑者不言病以無忘秋陽是
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天慶觀乳泉賦　同前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稚也夫物老死於坤
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
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
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

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嘗驗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洟為血為溲為矢為涎為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騖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八而甘者一一者何也惟華池之真液下湧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缾而東洊落月之相適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琅琮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吾三嚥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卻五味以謝

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土而何依彫於奇
之安在樽植像於麻幾

珠賦并序

崔學士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甓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聞諸
漁皆言或遇於亡湖中有窺謀之者則風輒引舩而去終
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偉寶大
安其所託託物之主寶內鍾乎神靈吾胥臨東海旅南浸淮
江之陽邊濟丘陽之洞庭觀其滲液衍裕蓋天地之委藏祕怪
惚恍皺虬崢嶸豈世人之敢指名哉若乃雲夢震澤滂沕不涯
嶽瀆宮耳神見乎渚直湘沉以南浮懷湝渭而北注頓導東而
成滄浪激西而為灩滪延乎誕奇漢皋殊邂逅傳載之雜出為
異物之所匿或設服於潘服或效珠於王府變高郵之縱以裂
揚州之故邵有湖隸焉將三千所大或万頃汐亦千畝邈遐兮

聯絡密鎖兮駢布由甲以自奧兮領十數州之表沃兮山土野
谿谷原數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吞不知其幾千百處歷
東南之浸浸勢騰邊而無涯魚則鰱鯉鯿鰍鯿鯆鱖鳥則鴇
鵠鳧鷺鴈鶴鴻鵝鶖者若煙海會如泥沙禹螺蟹若蝦蛤丹蛟安
而荷華水不數舟陸不算車既灌乎民田漕引乎國家攻守長
陂程未壞之因飾官命屬廣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脈泉源孰為
要遮衛合陰附淮維海之路紆微風瀾瀾渺其甚耶其或騁怒
決溢毀防之所不加史蝕千里農夫播溺究轉流離而不相救
又況其廬舍之與桑麻意是亦涉者之尼觀矣賜祥妖怪庶幾
乎託偏聞乃省覽書志圖編所陳者得盤旋之微固不聞有把
遜之貴為當世之所傳哉詠歌川跡翱翔乎水邊若有蘆人漁
子相語而來前日先生之念者貨世若夫川澤之積理則不然
不貴於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湖我意其神先
生辨旃其始也夫君景晴湖波夜平煙抒冉以四收方窺息而

無聲則見珠也漂氣將之並浮涵月之外含形吐曜爲隕背明呀
紺石而爲宮被綠苔以垂纓招眾星之光並吸沆瀣之精英本
散纍兮扶疏草靈寶兮紅青林鳥鬱嘗而秘發群犬嗥兮爭鳴於
是中人徐步上流俱起撫鳴翠以先趨領曾穹之已試達微挺
攸灑細持卅蒼羅鑑其眉聯類求曉其機器方詭智之漸張果
造形而已遁而況伏見難時欲彼惟此與蛟龍之爲明晉風雨
而作擕彼能三足而在館蠶見肋而充饋湊救鼠之青崙鄭盆
羹之異味動牛悅水而葉奇澤馬馴繩而足躑躅伸偶而解角
羣困鮮而折翅沒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爲腊於貪餌文貝瑇瑁
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維寶蚌貽異熠燿自昔伏艳
意於貝引適足殺其軀而已矣是故兮數異者我固諸之貨也
能不爲珠之笑耶予曰嗚呼噫嘻信乎言也既明且哲則大雅
君子者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驗明知往一若
耶任斯舉矣與孔子之從貴者耶渾泥塗而不磨緇耳下其者耶

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若有耶久而不聞其聲毋若耶昕夕復
曰嗚呼噫嘻邪魏主之來耶獨隋侯之室耶謂上帝耶鉅鬼邪是
而瑕耶客有聞者亦瞿然而與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
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主
者之心耶

長城賦并引

浮休先生

甲戌歲被詔使虜行次虜之北得古長城焉因感而賦
之其詞曰

予昔遊驪山之上得靈臺之遺基吾過燕山之下見長城之故
址自非逢觀安能識萬物而一指乎本儒者未免非非而是是
嘗聞長城之役不獨在秦而已燕趙啓其前始皇繼其後西
首臨洮東被于海實萬有餘里我今所見迦東海之一波泰山
之一簣西望之而不極東循之而無際仔駭緩觀獨立而謂徒
觀其遺者壘垣峙若長堤荒煙蔓草白骨風雨豐報之窟窿易

欲免之徑多迷下有朽骨旁有斷杵曾未知何鄉之人誰氏之
子非關右之丁男則關東之獄吏當是時也蒙恬章邯之方造
陳勝項籍之未起亦胡不採芝於商洛山中種桃于武陵溪裏
養浩飲和長年久視胡爲乎顏色枯槁形容憔悴之如此也其
後百有余歲孝武皇帝閔平城之阨憤冒頓之書赫然發怒既
然下詔耆舊然與師庭單于於大漠之北開亭障置烽燧出長城
於千里之外此非城之功又數百年五胡亂華晝驅馬飲江氈裘
被于河洛鳴鏑鬬于上林此亦非城之罪及乎周隋至于唐晚
亦我出而彼入將屢勝而數敗莫不火滅煙消土崩瓦解鉼鑿
墨恥兎亡跡在城若有知應爲感慨方今西夷面內百蠻冠帶
指乾坤之闔闢以爲門戶盡日月之照臨以爲經界戴白之老
不識兵革垂髫之子盡知禮節庶矣富矣農有暨天求之古先
莫與爲封在易有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既齊曰君子思患而
豫防之係郎老生稽首再拜不敢多陳伏願經緯綸念斯文一爲

新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八

雜文

賦四

超然臺賦　　淇水先生

惟太史氏守膠西之明年政平民裕易勤勤爲逸即寓所樂於登覽成高臺於北園以屬濟南從事以事賦之命爲超然客有過膠西者覽而觀乎其上曰信乎美哉臺也抑可以緣名而見意即事而知賢乃繼之曰

山則帶巉覆釜五疑九仙水則膠皎盧姑洛陽濰維消洮以句遊之莫嶲帶以泚淇之川深回回以索阜高崇叢叢以剌天是金烏之始出搖碧海而孤騫雖夸父知不可從兮惟明霞之後先立臺視以既久相眩晃而飛圓於草木之得時野蒨蔚而生煙惡百里之氛垢喜大虛之洛辭下不接乎物之迹兮不恩乎人之言戲騰原以躑躅鳥擊禾而閒閑謂行雲之無心復既往而復還

雨誰若其使之忽兮馳騖以北南惝躊躇以累欷兮歲四叙之徊遷朝迎旦乎扶桑夕餞日乎虞淵下四顧而悠裕措所趣之句偏得有徼於鼠贊兮有旦於牛有視溺者之紛紛兮奔走而爭前余宏堅而獨得思浩渺而難傳軼臭氣而與之游遺事物之羈纏嘽累名之宣卑哀有生之煩煎萬有不接吾之心術兮味逍遙之陳篇蛾眉弗以為侍兮識幻假於朱鉛雖巫神與洛妃吾不胡其為妍湛幽默以靜思屏秋耳之蒙絃嗅綠膂之雜芬吮層壇之龍涎斥醪醴而不御塵兮茶以淪泉兮舀世所甘處我以為患兮物皆謂危已所安兮非彼所爭為榮不從兮佩玉璽綬得者槃兮

超然臺賦

鮮于諫議

佳人兮何為超然臺兮獨處極勞心兮悵望登賢峯兮仰止天之西兮海之東不憚遠兮欲從其遊秣余馬兮沃余車道阻長兮不可馳騁天蒼蒼兮雲垂垂風雨冥其宵兮愁余思念念思兮

何在遂遊兮六合之外御一氣兮周流横八風兮上下絕人世之胥累兮捐區中之俠隘命豐隆使先驅兮飛廉掃清於曦詔陽子蒼皇而不及驭兮唾良睚眙而不及駕朝五嶺兮晝昆侖晡玄圃兮夕三山乘雲氣而騎日月兮陟降治乎群仙王喬韓終惠好而遊兮訪丹丘而揖羡門顧超然之佳人兮相對而忘言忘言兮道存冠岌岌兮服芝芝飲沆瀣兮飧芝英氣充鬚顏兮良可長生金丹煌煌兮五色服之一九兮生羽翼聞風悅惚兮或有求而不得蜉蝣之生兮蟪蛄之年朝菌曄煜兮舜華鮮鮮蠻觸之角兮醯雞之天壽命幾何皆去如絕弦佳人兮奈何道不可求人兮時不再來聊逍遙兮自得與日月兮同存

超然臺賦 并序　　潁濱先生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蝗蝝逐捕盜賊廩

饑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
乃因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
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
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
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
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
其超然不累於物故耶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
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潔鮮幸氛翳
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
金罍與玉斝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怒兮聲激越而眇
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
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
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彌漫喬木蔚其蓁蓁

興亡忽乎滿前慨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
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形於海壖苟所遇
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
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汍瀾誠達觀之无不可兮又何有於
憂患顧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
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
兮霜凝磴而跰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
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
者邪

黃樓賦并序　同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于鉅野北溢于
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
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為水
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

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
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
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
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
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
檝載糗餌以濟之得脫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
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
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
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
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
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
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
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

為汴泗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
東方哀民之无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
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泄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
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隍壑閱
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
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
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
裳衣設凡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
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
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
河而為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
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
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illegible]石傾奔絕

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倒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仰觀翱翔巍峩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氣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躰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无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无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

既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黃樓賦并序

淮海先生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舊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為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其客高郵秦觀賦之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横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之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溪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雉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繄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蛟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忽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驟得兮姑從容而浮游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為壽兮旅殽

夜以舞傞傞盡靚以侍御兮奏言樂而志時發哀彈與豪兮飛鳥起而愁苦悵所思之萬里兮綴明月而成詞境竆故人相能兮適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遭還兮今何暇而激爐豈造物之負弱兮惟元元之自貽嗟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題哲人之不知其故兮路夷險而罔覺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吾冠之崔嵬兮服餘佩之偓促從公於斯樓兮聊悲回以倘佯

懷知賦

堯丘先生

嗟余生之苦艱兮涉世故而多違茲羣謗而衆侮獨孑孑其後誰嗟若人之好修兮外徇直而中奇掔余手而指岸謂余車之不迷遵偭度以秉行兮正大體而亦恥若聚日而無舍兮日忽然其焉疑惟言動之合符兮若方圓於規矩振高文於皇極兮流餘響於帝闕扶道德以相酬兮心厭滿而志飢愛日月以畏別兮卒悠遠而多懷嘅余望兮奚臨歧而爲言其從之何益門之多艱頓我馬以差池

山叢叢而造天車欲進而畏摧臨江湖而浮舟蛟龍鬱其拗鬭
路幽夐而莫通心鬱抑其增悲贈瓊琚以致情畏所託之非其
惟至鼓之難投或畢世而莫知儻一遇而見明實至樂之無儷
彼取舍之迷方或骨肉而相遺有余心之不察雖親愛其何恃
故烈士之兢知已或殺身而不辭豈以生而易名誠內激而志
思風蕭蕭而戒秋蟬嘒嘒而鳴悲白露團兮夕涼庭木脫兮先
衰鶤鶏我馬於東周盖三歲其於茲　巨駿騄而來逼懷惜惜而不
再顧所樂之莫從託宵寐其焉幾酌樽酒以忘憂寫我思於篇詩

汴都賦并序　　周待制

臣某頓首再拜言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
邑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迺名爲
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杌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
惟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爲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
大無內無外渾渾如一含牙戴角莫不[illegible]汴都萬

劉先麗百美所具億万千世承學之巨擘能究亶無以爲
冊伊洛三國割據各踞區區之霸言僻事乏而二都之賦
磊落可數入到于今冊之列皇居大府而有遺美可不愧
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老游西崎嶇遍回造於中都觀
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神悸眩瞭而不敢進於是
臭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届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
否眉然笑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敝帚隱茅未
游乎黄屬訴草鉏稼未糊乎蘭設被褐擬蘊未曳乎綺縠微邦
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娭然有赧色曰亘嘲翊乎
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交戶北欲徹幽都所謂
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許我試有是也然觀先生頗辯
于其言似能究其詳而結貫捗纘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
此汴都可乎曰固不敢辭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

喙據狀虎倚而言啻噴字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
令走絶徼地維鬼區準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握要總衝揭鎮
制禦捍衛琛周共安秉盟而以沭都函壹豫周封鄭地犄角鍵
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準其遵漳之故境甚見合纍之所至甚湯
渙洛截其面金湯王渠界其脊雷夏灉沮繞其脅壘丘嘗妻夾
其腴梁周帝據而歷殷湯唐漢爭統而寧一故此王國豐故不拙
俠垎甸域尊崇夫躬司徒制其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千里而
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振封万井州里之所輻輳方物
之所灌輸宏基嶷而壯址植九鼎五而四岳位仰營域而躬極
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至荊殿閩鄙準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
不迫華而不侈環拱職於郡縣如嚮嚜之迤邐覩其高城万雉堞
堄鱗接縹如長雲之方舒近若崇山之磧磈甍雲困貝與貿瞿而踊
躋土陛畏栟歷而要貼摩其貝六可縱而登鶴翮不可蹈而八利
嚴西一嶮前四塞鄙泰之險嘩曒荊州之[illegible]然崇超

足列嶫嶭與樓觀聳闉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繡瑣金鋪藻繪列
開達交阿夜警晝嚴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
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轂士人不爭險易剗嶔崇
期蕩夷如砥平而除藏莫茀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遊者西恰
而從乘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休傷殊異羊腸之詰曲
或蹴跣而析轉顧中國之闤闠叢貨幣而為市議輕重以奠賈
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瓌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
蓋趨贏而去匱趍駔儈於五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敘
遷有無而化滯抑強賈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
窳器欲商賈之阜通征有廛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豪
堅策肥之擬貴遊無游食以與為姦敢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
九邑之稟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絲帛布
緞絡絺紵鮑鮿鮐鮨醯醢鹽豉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物異文
有翳翡闓之珣玗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

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
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宏麗人所未
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峽立
罘罳瞰望而相吞天河郡神之關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
昊敞閶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斲素題不枅上圓下方制為明堂
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敘昭穆謂之靈臺
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貝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
陋甘泉與楚宮屢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召荒
故今上林仙禦不聞乎鳴蹕領灝歲久而苔若其西則有賁暨
靈沼藂莪之灔繚以重垣防以回限雲至連移瑤欄壓瑤池水
則溶溶汯汯汗汗混混涵潤晃漾瀟灑出沒微風過之則瀾況
滄瀰漫散迴以清潯連漪大風過之則日湧浩淼流杳漏汎抓
截漢益不見涯際儼欄影以斷續漾金碧而陸離恍禺宕 六方
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蒹葭萑蘆[illegible]蒼蘋[illegible]翠

其魚則有鱣鯉魦鮀鮤魰鰋鰊魴鱒鯖鰝鰔鰡鮭鮪鯕斗唑陸
黿鼉鼊鼂巨鼇容與相羊蔭藻衣蒲其鳥則有鴨鵝於焉
鶩鳧鷖鷁鷦鷯鶤鶒鳩鵰鵁鶄鸜鵒焚雀鸛鶚揮霍翡翠翩群
鴿子皆咏其木則有椶檟柘楮梗楠柞棫檉櫨積柳厭枋桑楊梓
杞豫章句杞扶疏蔽若疎柔集弱椅旋翠枝剌條條幹蟠根偏
躣躣傲其下則有申椒菌芷芸芝苓荈菱布絲匀馥郁清芬其
氣襲人上方欲與百姓同樂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
所駐皆得窮觀而撫賞命有司毋得彈核也于時則有經世之
巧絕神之技悅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臚艫彩也蛟
螭蜿蜒于梯渡也虓虎磬巑抵戲也驚流雷掣弄丸而揮劍也
鸞凰展翔鴻纖麗歌也鴻鵠飛居綺約無也群鼉震雷動鈞天作也
奔馬騶騶騁鳥鬭也蟠轇轕轔萬車轍也麗天騎日揚埃墟也
杭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次也雲震委蛇而跳圍象出敵人而舞
馮夷者潛靈幽怪助喜樂也若西豐匱廣貴唐既多且富而豐万

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棊布其弁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麥高亭之黍利下之稌有黃者赤者有秫有秬千箱所運億廩所藏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崗如阜野無菜色滯無捐瘠攟拾根荄足以厭鰥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耤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蹠鎛塏開灌溉雨霪孰任其力疾彊倀以千耦其耘不忽自力疏漱其理根荄不植奄觀堅皁與勾薿薿薄脛眺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陋荒瘠化爲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爲渠並洛而趨昔在隋棐禩于大業欲爲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導水而南抵乎楊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舳從見於載籍王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爲利迄今杭茂而浮舟桃花泛漲竹箭前駛汹湧洄瀾澒泓沸晝揭防巖岸浸濱 士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撇方頭之巨[illegible]之一芥舵

艚不待而相值舊師彫拱而侯敗舶賈者不敢睥睨而曲作緣于
譔而為室疊積塡切而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導河汩洛
引宜禾之清源寨孶華之渾濁㢮廣堤而節暴紓直行而激匡
其流導特發炎宗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
所輸金穀帛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舲吳艚官艘
賈舶閩甌楚吳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鏗鍧以安以吉国賦
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万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
衛神勇飛山推武虎翼御拱聖忠靖奮効吐渾金吾擲颭万勝渤
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游奕力能挾轆投石超距淩鐵伸鉤水
執孤疆龜陸拘熊貔異黨之冠大邪之讎電驚雷擊莫不整肅而
為因於是訓以犄撝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帀貫率
徹扎揮鋋擲鏃幸飛虎發人則使捷丟則孕利金角丹漆脂膠
竹木以時取之遴柔惡弱劉蛟革以連函輿兕觡以為弭剥角
服以壞鍔百工備盡鋌磨鍥削其成堅鋼而皷鑄植之羽矢而

引鐵[illegible]臚偃衝砌以芎雲梯轒轀車衛鐵延[illegible]戟戈矛殳鏃弩箭之弓
肅[illegible]之以孝子之勞夭老之甲龜虬之旂鳥隼之旟軍事皇正
用成不[illegible]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乎為九珠盟為五
左戰森右蘧為武曰三十存二百餘眾二十四部點隋之陋
更唐之故補選安鍾剔枒林蠹人影糾清事指職緝滋廣莫治
釐靈成囊藏錯戈以示將勝哉以方雖雜襲之明目[illegible]量而莫觀
豪脊序片以麾獄庸吏衛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為首長
慮而却顧管有懷挈國有遺利紛訟積於庭汎執為因於圍圄
此乎彼況甲可乙否操私議而亂沕各異盾而齟齬於是合乎
司羅散儀星羅於一字千染貢揀万梧鉏鋒拔喬松以為樑
空奧山而衡楛官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
前按後擭譬如長蛇扶其脊骨而首尾皆赴闔尸而識飛攦乎
居閱歷若乎春焚披荒榛而成徑繹緝繩而得緒崇善廢惡乎
險除撥鐵息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而[illegible]有刑賞所

取貽之也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宮卑濫首善翹秀宿將深邃之處
丕傳帶而切乎其中士之臨華錐金若莫不掛巾柱禮彈冠詣
殿空宮穴之幽遂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羽翮世所罕
見者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盡家乎道實亦欲攻堅而大
叩先斯時也　皇帝悼道術之沉鬱閔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躍
而相角群言馳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姸彼醜擘俗學之蕪穢
詆淫辭而擊排滌異家之疾燭仰天庭而覩書同源共貫開天
發蒙部首鄙生詭見之目掩夏士横議之口於是發疑並作賢學
自儒造門闠而蹐壼奥騁辭源而馳辯囿術藝之場仁義之藪
溫風翱和儒林設秀宸眷優渥皇猷結紐榮名之所作屢賞之
游談擁成而格駒行雉的磨鈍為利擇膊為厚魁梧卓行桀齒
齊額不黯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籩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
溢目錯陳而不褻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舊時百聖
而冊禮藏聲曠千載而復覩又有律子以議刑為學以窮九經

象舞勺以道幼稚樂德樂語以教冑成材成德績所取而或
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
之所掄方其搜羣材大運斤揮汗雨邪許氣如雲鼕鼓咈咈喈喈
諗勤赫赫大字有若山踊而峰峋下盤黃壚上逮其宸藻珠廣
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龍嵸往來藹藹蔚蔚而氤氳其內則櫓
椽榱題表昝櫨楯閣栱闌闥屏宇閎闠闔張矯踞龍狂虎蹲延
樓跨空甬道接陳夥至備𠰌燦爛詭文姿阿芙渠之流濞湧驚波
回連之瀵激飛仙降真之縹緲翔翔翱翩翾之霓旄地必出奇士
無藏玲球琳琅玕璠玙瑶瑣流黃丹砂玳瑁翡翠琪琳之璧照
夜之蝙蝠象獸角昔羣劍玉鍥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爀璀
錯燦映繁星有爛形霞玄照射燕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
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現形瓊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
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衍殿
則有上元太始皇武儼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叔緒丘隆

之名寅瞳隆進天日炳明　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旂三成軿扶衛儀仗衛士填郛溢城于時黔首駢集肩隨皆停也隘移波瀾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寂然後進浦谷嶕嶢異之嶺於是山罍尊俎犧樽竹篚列於兩楹鼓簧史陳辭牢祝行牲柔毛剛鬣之肥腯視物色之有騂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啟周甲子新曆受朔萬以大慶新闕于時舞散聲絕棲翔收鏑徹三衛與五仗森又寧句發哉探平明而傳點敢夜尉而唱籌千官糾列以就次然後参仗巖外辯也撞黃鐘以啓樂合羽翰以翔翼徐飛道旗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升蘋符莫璣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見惠東鬆而蹈舞象者宵通燭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群臣乃進万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與尚食酌酒維有嘉禾靈芝之和安瓊瑤雜肴天下大亨盛德升聞飲食衎衎備矣芬芬致儀孔攜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故舞族譜鐘立之洞眾蹤廣布武之

紛紜盡天子以四海爲家有百姓而善舞庭內不滿掃而行礼
則天下雲擾而幾焚故受主而情知晉康之將亡執敝以象俗
若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爲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爲儀象
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受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
聞蓋禮樂之一紊則示亂而照晉君以宣王享士季以殽烝而
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之尊豈治朝之礼物
尚或毀爵而況湮此所以奉墜典而寶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
池承雲九韶六英大濩肆夏繁韶九成神農之琴伏羲之瑟倕
氏之鍾元司之磬鏗鏘鏗鏘和氣薰烝乎以致祖考之格乎以賁
先王之聲豈皇王道既弱道風变淫樂幾遺鄭衛而毀瞽鼓曾而棄
楚而兆朝廷燿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響之嗷嘈故文侯聽淫
聲而忘倦桓公受齊樂而廢朝季子始無譏於鄶仲尼乃志味
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掫非庳則高惟今乞求
器得推聲之又吹律有聽鳳之篇或聲或離[illegible]或

棧哉也或云衆器俱擧八音孔調謂竊爲雜舞而來集鳴聲啓
而雜偸擒又有賓旅巴渝之舞僸佅兜離之倡遠人面內以進
故諭山海而梯航放納之廟若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
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太產發貢人迹
殷其遠近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化貝龜貝厥幣錦綉厥服絺綌
遊貨羽毛齒革貢篚物穠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砮丹
鉛松怪石厥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
神芝三秀芳猶備集肆陳乎殿陛寶包匭盈傳乎殿墀遷譯
結軌川途塞耶欲殺哉而不息至於羌氏濊貊僬僥雕腳獸
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不戰而委懷之以珍則獸以訪於闕
下者莫不西首而貢蠻獯劇溪之細布水精琉璃軻蟲瑇瑁琛寶溢
洞庭神壁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者如龔其出異軼積乎
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獒於西旅非盛世之遐暢孰能
出瑰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攻擁來以修頁貝中土當有聖人

出而盈宇𡨴皇帝不貴遠物不尚珠璣抵金於嶄岩之山沉玉
於五湖之川洞刳之劒通入騎士之鞘翻翻之馬或服鼓車之
轅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章適皆鑄告
蜺抱珥鳴鳥星隕石怪飈變氣垂白點者者不知有之況能言孺
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原号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臣德之
老肉角之獸簫韶舞之鳳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泳袖庭充牣冒
崎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晻靄帶乎闕角恐蔚乎城壘氤氳無不䕶往
獸不啻雁鷗金縷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徵於是言
曰國家之盛有若是歟意者先生使言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
曰國家之盛爲可勞矣雖有汪河之辨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
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
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遂聞之先生曰
繄此要寧式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爲經制於冥
豫公薺地伏羲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illegible]而被

時序曰蒲阪西覲群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肇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豐方蒙難而稱仁出王治鎬後戎衣而致義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加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王伯更起星離豆剖各據殺兵以專利疆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紀費天下日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爲上雖林相盜孰有長距孰有利觜用兵孰先選擾孰夙時孰有橋關之衣孰有退式之士孰有素從孰有疆倚孰欲報惠孰欲雪恥或兼千乘以賂讎或舉連城而易器骸骨而野介胄生蟣肘血丹輪馬騷銷卿勢或冀格國墟人鬼噫彼土者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陷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成皋天邑以先得者爲上討其從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爲百二之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守爲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儺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爲金湯役諸侯爲奴隸拓境所地轄輸北者商東包嶓水西

卷流沙北繞幽陵南暴交趾斥後帶滄海之表恣益侈或慢守
以矜或朋淫而招寇橫調無藝而巫竭游役不時而就罄盡
今日縱而不繼驕翻厭觀而常值腥胐則覆尸而流血偷玩則
結纓而瑕瑳紛異離揉貨于逆或腫徵新括而羈肉食戕目面
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腫
而釁變室有册溢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關於執
贄矣雖拔裂地軸杌視群生儀艱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
嫠以天漢或蓋可以陟崇巘設仞可以濟深水故魏武侯浮西
河而下自誇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秕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
國起於蕭牆之裏矣問去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右彭蠡敵
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楄之會極其結萃
者天與之昌其闕砌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
所能存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 也
道之　大澤淵雖劃北雖雄先雖於南陽龍[illegible]而[illegible]隱

云戶嚴收雙闕而天帝貼刑號之殃人勿地糊信不能直
植而受小而皆聽乎彼者故稀鮮罹解之一死於吻血咒貧臏
臏哉蕤欷為畢而國琛生靈如踢塊徽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拔目
而拔骨其或出頂晃而乖變由此觀之主地足以均而澤而施
壺先曰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
較者國巳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烏可欺客豈不聞王公設險
以守其国有德則昌君子拙欲得險數恣欲追隘軍陋則無
以容其乖之虐欲其昌司之庶纔據為守為則無以限四方之
貢職道理之繇隴既應原中區劃邑製畫天八極而弃命正南
面而哀文夫以於康逑力士體轍而不敢取金夫往縮而不
敢眼者恃險之深隍地烈為從南太華之固背負濁涌河之注
稱人之亢而折人之脊一日有变而萬卒立見燃而布支可以
窺隙而剽故此天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游幾為人而
柴然出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岳之盛天鼓之懼

大哉炎宋帝曆所歸而此亦都自嘉所獻前無帝數旋凶呂梁
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飛狐句注陵深之嶮谷豐樂和易殊異
四方之俗兵甲之徒玩好賜賚贈頒之用朝郊社稷百神之祀天
子春蒐群目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鹽鳥獸闤闠而取
足甲不解體力不離鞍秉鉞幼奴而單于奔宥抗旌西嚮而冉
駹嶲伏南夷散徙賓而入質朝鮮冕萇臨而修睦解編髮而頂
文身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邀踰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
耽耽帝居如森鋋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
隅頒聲法乎家塾伊昔莫天下阽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豐狩僭
路帝壞聲權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　藝祖圖緯協期謳謠
扇儒亦于雲望而風靡英雄鏃趯而蝟附王帛駿奔者万國冠
冕先集乎宸宇絕塞犯鎧而兇轟嘒壘熄隧而權槽拜檻神威
有此萬象亦出載德茂閣過集躍御采樽于[illegible]稚[illegible]擊者[illegible]
疏互[illegible]然沉獻角之陰固搠攬搶而牧園[illegible]

椒丁…鎔鑪羨朝之金玉燦燦來…之…訓典嚴密…其
贊阜刑罰糾虔而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子義
還讓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散車續馬連千百為群有史轍載
前卻而後跟搏壤歌舞者方井未聞歌呼而嘗祈雖沾濡爲界其
誰敢攖膊以批捍況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各未嘗觀
莫與也且求之祖嘗是都也上聯天時下度地制中應人欲則
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守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
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爲路以禮爲門鍵鑰以柄閉闔以權擁
除以政周畏以恩亟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右社稷自也有
梃其捕衆村會也有闢孔張通敞明也有備孔陽達敞聰也其
檻如衡前有憑也其陛如削後有椽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
極則隆帝居中也都邑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西顧六
龍秉德與先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
莫不從爲車之塵而前導迎技皆作見者應碎迎使力士摸擧

乎陰陽媾抗乎剛柔摭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紛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漢之流泝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次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鞴一瞬之間而甘澤霶霈而四宇彗於幽獄數息塵雲而黯靄繚繞擄陰機與帝唯諾而開闕北此淫樂者士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爲我尸孰蓋我戴莊莊九有莫知其界客迺覼覼縱縱焉奏奏欲謝曰非先生无以剖吾之矇蠲吾之聵吾不能究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江西道院賦并序　　豫章先生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免也惟筠爲州獨不嚚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爲守江西道不然

康廬陵宜春二郡並蒙恩賢[illegible]

哉之明年也樂其俗之嬈使爲[illegible]亦[illegible]
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爲高安之父　乙雪
監焉秋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求思堂於是爲之賦其

詞曰

句吳之區維斗所直辛入於楚終跨於越有泰伯虞仲季子之
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雍容客有屈平宋玉枚乘之筆故文章有江
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其民樂鬬而輕死江漢之俗多
機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
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别雖風氣之未遂亦儌俗之可悅故抑
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硎初不折鈌則喟然嘆曰江西道
院名不虛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笙有斐翰墨肩賢其金承作爲聲
歌撰民須舞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懷偃伯之抗蟬有
勿翦之喬木製甸沚之藍昔以爲寨釀丹井之清冷以爲酌醉
而起舞父老扶持足恐使君之侵去而鰥寡之長失耐也吾聞風

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以爲令而病民慢自設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靜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養生送死衎衎楊楊之外毋筆教訟者傳聞孝之音勞且勸亢者深春耕之耒賣私鬬之刀劍以爲牛羞淫祠之俎以養親雖承平百年雨露涵濡非一手足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於此堂窔者其美栝而未聞與士之節若蔚有於芝而不見其苓之文豈其韜藏而自卑詘而求伸者耶公試斷樽中之淥謝山川之神兮問之

東坡居士墨竹賦　同前

東坡居士遊戲於管城子楮先生之間作枯槎壽木叢條斷山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如印印泥霜枝風葉先成於胸次者歟顰申奮迅六反震動　早晉

三十六時者猶金石之友質已死而[illegible]

方書醫之手者與夫雌黃于淺鮮之法[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後學以爲
冰壺之鑑案視其肖月中而有雖影人翁[illegible]噫若也吾聞[illegible]公
入理窮微投藥輒效枯彈綠律於此物難求不可復得公爭絕衣十
襲擁[illegible]采廉明毅直凡如見其人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九